

小國文學的靈魂價值

The Spiritual Value of Small-Nation Literature

文 | 耿一偉

你問我捷克文學會讓我聯想到臺灣的哪位作家，我一定會說黃春明。因為在黃春明的小說中，有許多對小人物的描繪，作品中的幽默感，還有有時出現的台語（在當時政治語境上能做到的程度），與許多捷克作家的作品非常類似。最近在臺灣出版比較新的捷克作家，是劇場出身的伊凡·維斯柯奇爾（Ivan Vyskočil），他的作品就有這樣的特色，短短的小故事，戲劇衝突不高，令人咀嚼再三的餘韻。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（Bohumil Hrabal）的小說也有類似的特色，總是從素人出發，他就去酒館上一杯啤酒，聽著旁邊的上班族或酒鬼在微醺時，說的五四三的荒唐趣事。晚上他回去後，就將聽到的故事想出來，彷彿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那些污垢與小奸小惡中，也有存在的意義與樂趣。在捷克文學裡，不是得要有宏大的哲學理念或是人物，才能成為小說的主角，才配得上文學。我們也可以說，捷克文學很不日耳曼，他們沒有歌德或托馬斯·曼這樣的巨人。

捷克文作為一種特殊的語系，一種小國的語言，是捷克人認同的依據來源，捷克人喜歡講捷克語，喜歡捷克語中各種無法被翻譯的語言美感。我以前在布拉格念書時，我的同學喜歡叫我「小耿」（Kengu），或是「小小耿」（Keničgu），這種只有懂捷克語才能傳達的親暱感，無法被完整翻譯傳達。或許這也是為什麼，相較於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，捷克人更偏愛赫拉巴爾。赫拉巴爾的文字有很強的捷克語感，而昆德拉是很有自覺要讓他的小說可以變成世界文學，可以被翻譯，所以他用了很多可以被普遍理解的文學譬喻。可是赫拉巴爾的世界，如果要我類比的話，我會想到《大佛普拉斯》，裡面小人物的說話方式，翻譯成其他語言後，都無法保留原來的韻味。這不是說，翻譯就沒有意義存在，而是說，捷克人最喜歡的文學作品，往往也是最難翻譯的著作。



布拉格城堡。(Ingimage / 圖片提供)

法蘭茲·卡夫卡（Franz Kafka）在 1911 年 12 月 25 號的日記中，反省了文學、民族與國家的關係，他說：「國家透過本國的文學而得到自豪與支持，猶如一個國家在寫日記……小國的記憶並不等於大國的記憶，因此小國能把現有材料處理得更為徹底，研究文學史的專家雖然比較少，但文學更是整個民族的事，而不是文學史的事。」我認為捷克人比其他國家的人更有意識關注文學對民族的重要性，捷克被奧匈帝國統治達 300 年，要到 1918 年才獨立，在還沒有獨立之前，就是靠著語言在維繫認同，而語言的精華保存在文學裡。

我手邊收藏一本厚厚的布拉格文學地圖書，是出版於 1988 年，當時捷克還是共產主義，民主化運動的絲絨革命要一年後才來臨，可是那本書將布拉格每個區有哪些文學家住在哪裡，有哪些作品提到哪個地點，搭配圖文整理出來。這有點像臺灣的文史工作者會做的事，但是這種事發生在捷克時，不會只有民間的熱情，還會有社會與國家的投入。我自己主要的關注領域是劇場，捷克人將他們的戲劇文化整理得非常完整（戲劇也牽涉到語言），不要說出版，就講網路資源就好，布拉格國家劇院將他們演出史完全放進線上檔案庫（archiv.narodni-divadlo.cz），每一齣戲的演出資料與劇照（如果有的話），都可以查到。

我會注意到這件事，是今年的臺南藝術節由我策展，其中一部戲叫《蟲的生活：明日的孤魂》，於 11 月初在臺南文化中心的原生劇場演出。這齣戲的劇本《蟲的生活》是臺灣最早的西洋翻譯劇本，原著是捷克作家卡雷爾·恰佩克（Karel Čapek）於 1921 年創作，他在當年很受日本人喜愛，許多作品都隨即被翻譯成日文，而這個劇本就由當時擔任張維賢的民烽演劇研究會的講師黃天海，從日文翻譯過來，以筆名「孤魂」於 1930 年發表在《明日》雜誌上。但是這齣戲從來沒有在臺灣被演出過。剛好我對恰佩克有點研究，之前翻譯過他的《恰佩克的祕密花園》，為了協助導演吳啟泓對這齣戲的背景有更多了解，我不但給他手邊收藏的資料，還協助上網查詢相關資訊，結果才發現布拉格國家劇院的線上檔案庫，上面收藏的資料從 1883 年至今（國家劇院建於 1881 年，但開幕當天發生火災，兩年後的 1883 年又重新開幕），真的太令人驚訝。

10 本捷克文學推薦

捷克文學改編成舞臺劇或歌劇的例子非常多，恰佩克的舞臺劇被楊納傑克改編成同名歌劇，到現在在全世界各大歌劇院，都可以經常看到此劇演出（比如 2024 年 9 月在巴黎歌劇院都有演出）。恰佩克的作品經常附他的哥哥約瑟夫（Josef Čapek）畫的插畫，但這個現象不僅發生在他身上，許多捷克作家或知名作品，都喜歡附有插畫。20 世紀最重要的捷克小說《好兵帥克》就附有知名畫家約瑟夫·拉達（Josef Lada）的插圖，拉達不但畫插畫，自己也寫童話。我手邊收藏一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佛特（Jaroslav Seifert）紀念 1968 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詩集，有約瑟夫·恰佩克插畫，伊凡·維斯柯奇爾的《飛行就是如此簡單》在臺灣出版也附了插畫，而插畫是由旅居在臺灣的捷克插畫家湯瑪士·瑞杰可（Tomáš Řízek）所繪，他也為另一本捷克傳說《花束集》擔任插畫，而後面這本書的各種版本，通常都繪搭配插畫。我覺得插畫的作用，不僅打開文字的想像空間，也增加了閱讀人口的多樣性。

作為小國文學，捷克文學就像卡夫卡說的，是一個民族在寫日記，日記裡可以有塗鴉，也記錄了各種瑣碎的日常瑣事。文學對捷克來說，是一種對民族記憶的關懷，或許文學在小國沒有文創產業的規模，卻是國族認同的靈魂歸所。

耿一偉

策展人、劇場工作者與作家。曾任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（2012-2017 年）、桃園鐵玫瑰藝術節策展人（2018-2022 年）。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、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、臺南藝術節策展人（2023-2024 年）。曾獲第三屆倪匡科幻文學獎首獎，出版有《哲學小分隊：暴擊藝術世界的 45 問》、《閱讀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》、《故事創作 Tips—32 堂創意課》、《未來藝術革命手冊》、《羅伯威爾森：光的無限力量》等多本著作。2017 年榮獲德臺友誼勳章、2019 年獲法國藝術與文學勳章，2023 年獲頒德國歌德獎章。



《哈維爾戲劇選》
Václav Havel Selected Plays
瓦茨拉夫·哈維爾（Václav Havel）／著
林學紀、耿一偉／譯
書林出版社（2004）
■ 總統劇作家以反諷手法凸顯共產社會的荒謬性。



《恰佩克的秘密花園》
Zahradnikuv rok
卡雷爾·恰佩克（Karel Čapek）／著
耿一偉／譯
麥田出版（2002）
■ 搭配其兄約瑟夫的插畫，以幽默筆觸談論園藝生活。



《生活在他方》
Život je jinde
米蘭·昆德拉（Milan Kundera）／著
尉遲秀／譯
皇冠出版（2019）
■ 小說揭露法國超現實主義對捷克詩歌的影響。



《卡夫卡遺稿集：八開本筆記及其他》
Franz Kafka: Die Acht Oktavhefte und andere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ss 1916-1924
法蘭茲·卡夫卡（Franz Kafka）／著
彤雅立／譯
木馬文化（2024）
■ 與長篇小說不同，遺稿展現卡夫卡的幽默與機智。



《世界如此美麗》
Vsecky krasny sveta
雅羅斯拉夫·塞佛特（Jaroslav Seifert）／著
楊樂雲、楊學新、陳韞寧／譯
大塊出版（2003）
■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人生故事，也是捷克的故事。



《飛行就是如此簡單：卡夫卡文學獎得主、捷克另類戲劇之父作品》
Vždyt přece létat je snadné
伊凡·維斯柯奇爾（Ivan Vyskočil）／著
張先瑄／譯
樂鹿多媒體（2024）
■ 獲得卡夫卡獎的另類劇場大師，結合插畫的散文集。



《花束集》
Kytice
埃爾本（Karel Jaromír Erben）／著
林蒔慧、呂齊弘、夏沛倫、陳有汝／譯
樂鹿多媒體（2021）
■ 史麥塔納、德佛札克等國民樂派都從中汲取靈感。



《我快樂的早晨》
My Merry Mornings: Stories from Prague
伊凡·克里瑪（Ivan Klíma）／著
景黎明、景凱旋／譯
時報出版（2002）
■ 七天七篇短篇，繼承捷克文學對日常小人物的關懷。



《底層的珍珠》
Perlička na dně
博胡米爾·赫拉巴爾（Bohumil Hrabal）／著
萬世榮／譯
大塊出版（2004）
■ 作家第一部小說集，成為捷克電影新浪潮的繆思。



《好兵帥克》
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
雅洛斯拉夫·哈謝克（Jaroslav Hašek）／著
蔣承俊、徐耀宗／譯
麥田出版（2018）
■ 二十世紀百大捷克小說第一名，幽默諷刺統治階級。